

在醫學院裡看人文是什麼萬靈丹？

楊倍昌/微生物及免疫學研究所教授

"What was the new method?"

"It only means that one bases one's knowledge of things on one's own experience-and not on dusty parchments or figments of the imagination."

In: Sophie's World, by Jostein Gaarder

說它是張三的話也可以

樂觀的想來，日光底下沒有不能解答的糾纏事，才思敏捷的人士總有無窮巧妙的方法來對付任何雞毛蒜皮的事，還可以把問題學理化，高深化，讓外行人都看不懂個中奧妙。話說數百年前有一船人經過一段漫長海上無聊的日夜後，不經意看到一座林鬱蒼蒼的小島，於是歡呼“啊！好美麗的島啊”，後來緩緩的有人渡海而來將島開墾，然後有些南國鄉村風光和一點點樓閣繁華讓人懷念。接著戰亂，樓起、樓塌、水泥高樓又起，據說很快的在美麗的島上一不小心就已經是垃圾遍地。於是有人終於痛下決心要規劃科技島，不旋踵又斷然宣稱：以科技為努力目標並不夠大格局，一定要是人文科技島才堪擔當重任。聽說學自然科學的人如果能經歷“人文”淬煉便能夠刺激想像力，創造精彩的科學來，一舉邁進世界一流的境界。又聽說在醫學教育中應該加強“整合人文”，如是生產的醫生便會醫德醫術皆高超，救人無數。於是乎“人文”滿天飛，蔚為新主流。人本主義

者及人群都歡呼，因為至少名稱上沾上人文中的“人”字邊兒，文藝青年及文化局也歡呼，因為“文”已受到重視。平民百姓、學生和老師們則還不能驕傲，因為他們的名號上沒有“人文”這兩個優雅的字樣。

自從有教育這個事業以來，廁身其中的人必定早就領教過其中的困難，摸石子過河的狀況絕對可以數出一籬筐的例子。而今似乎已有那麼一帖方劑，稱之為“人文科技並重兼整合”可以斬斷亂麻，針砭過錯，導正亂局。面對這麼重要的絕招計策，總得花些時間，想辦法搞清楚“人文”這個葫蘆裡裝的是什麼妙藥。否則，在課堂上又如何能著手設計一套可以執行的方案來勸導後進。光在一旁徒呼鄂鄂束手無策，於事無補。在“人文科技島”這五個字的解釋名辭中，可以理解的困難度正好隨字眼出現的位置而遞減，越來越容易懂。“島”的意思最簡單明瞭，它是指四面環水的陸地。“科技”的涵義勉強還可以理解。它是結合自然科學和技術的簡便說法。狹隘勉強的說來，以理智有條理的分析自然萬物的道理可以稱之為科學，而把科學知識應用來改變生活則是技術。人文呢？一般我們也會說重理工而輕人文，它的意思是什麼？雖然我不知道當初才智之士是如何捏塑這個人文科技島的概念，即然人文與科技那麼明白的擺在一起對應，顯然，它們應該是兩項不同內涵的學問

。理工是一種科學，而人文則不屬於相同的學問範疇。因為不同，所以我們才可以說“人文”要與“科技”整合。但是偏偏我也曾聽說過有一門“人文科學”這種說法。人文歷史社會之類的智慧偏偏硬要披上科學衣服也是一種怪事。如果人文也算是科學的支系，那麼以科學加科學可能會變出什麼新把戲呢？學過簡單化學的人應該會同意，把糖加到糖水內，終究只會讓糖水溶液過飽和，這種試驗是生不出金子來的。人文可以是教育的內容而且可能和俗話說的科學相輔相成，如果它不只是個口語上的誤解，或是幻覺，那麼它到底是算在哪一門子的學問呢？或者歐美文化中所謂的“人文”和“科學”在中文體系中沒有對應的字眼，都只是個模糊的語辭，因此造成理解上的困惑。

成大醫學院在創院之初，醫學系學生課程的安排上一向是保留前兩年通識非專業的課程，希望讓學生有些時間磨磨其他行業的智慧，多些人文學問。已經行之有年。近年來台灣流行教育改革，其中由教育部委託國家衛生院籌組醫學院評鑑委員會(TMAC)，辦理的醫學教育評鑑，是一項醫學教育改革並且與國際醫學教育接軌重要的里程碑。評鑑的內容除了專業部分之外，人文學問涵養的培育也是評鑑的一項重要指標。但是在九一年，委員會評鑑成大醫學院時，部份學生天真而且直接的向評鑑委員質疑「專

業科目都已經學不完了，要醫學生著重人文做什麼呢？」「別人早在二年級就開始上專業科目了」。對於急著想當個醫生的年輕人而言，趕緊穿上白袍、手拿聽診器才是重點。如果無法認清人文是什麼，必然也可以輕鬆的質疑要醫學生閒逛學習人文做什麼呢？與學生的質疑相呼應的是評鑑委員會的何曼德院士也說：「要一個醫學生重視人文學問，本來就是反常的要求...。目前醫學系的課程對此的處理，是進行許多人文科目與資料的灌輸，卻缺乏公認的目標與主軸。問題不在課程的內容與授課時數的多寡，而在於教授的方法。適當的教學方法應是人文教育的基本，而不是許許多多不同課題的傳授.....建議以案例來教授人文科學...」[何曼德：我的教育，我的醫學之路(2002)第201-201頁，新新聞文化事業出版]。何曼德是個擁護醫學生要有人文訓練的學者。他所說的這段話所談的內容中有三點可以提出來加以討論：其一、為什麼要求醫學生重視人文學問被認為是個反常的要求呢？其二、人文科目缺乏目標與主軸這點可能是事實。目前人文課程的安排為什麼會缺乏目標與主軸呢？又其三、以案例來教授人文科學。請注意該書這段句子裡出現“人文科學”這個字眼了。為什麼教學方法是人文教育的基本？針對這些疑問，若不把先人文的意思想清楚就不易回答。也許是我們的文化發展過程，不

在醫學院裡看人文是什麼鳥獸丹？

習慣將知識分科，“人文”在中文的語意(或說特別是在目前的臺灣社會中)和一般日常的籠統的用詞一樣，並不嚴謹，偶而還會癩三倒四。“人文”聽起來輕飄飄的，好像只是幽雅紗紗、詩歌玄想。好像聽聽音樂、學學作文、學學語言文藝之類就會有人文素養了。把“人文”抹的好像只是會葬花、唱大江東去一樣讓人起雞皮疙瘩。

少有人真的會有閒功夫仔細研讀把“人文”寫成博士論文般的長篇大論。對於不必講究語言、不必深研哲學的人，語辭的理解除了道聽塗說之外，最方便的方法是查查看字典怎麼說。在中文字典裡對“人文”的解釋只有幾種概括而簡單的說法：一、泛指一切與人類生活有關的事物或觀念。也指人類的文化。(小牛頓國語辭典1991；台北市立師院時小教師編撰，王熙元總審訂)。二、人類社會的各種文化。如“人文科學”。(新編國語日報辭典2000；國語日報出版由何欣柯劍星審訂)

“人文”所用的英文翻譯字是humanity。據說它原是希臘羅馬哲學的一種雄辯之術，後來在德文世界的哲學圈子裡發揚成知識學門。平常學生所用的英文字典裡對“humanity”的解釋以梁實秋主編的“最新實用英漢字典”(遠東圖書公司)解說較為詳細，並且加上了例句。它列了humanity的三種意涵：1.人類：advances in science help all humanity. 2.人性：a crime against humanity. 3.仁慈人道：to treat animals with humanity. The humanities這個專有名詞則是：a.希臘拉丁文學，b.人文學科(包括語文，文學，哲學，藝術等)。吳炳鍾和蘇篤仁依據日文版編修的大陸簡明英漢辭典(大陸書店)則補充New humanism新人文主義(以個人的意志尊嚴，中庸之道，二元論為中心思想之人文「人本」主義)。孫述宇總編審的實用英漢字典(1996, 世一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只是簡略的把humanity翻譯為人類人性；Humanism則翻譯為人(本)主義。韋氏字典(Webster's dictionary)裡的解釋除了說人性、人的價值(the quality or state of being human)之外，若用來指稱學問的領域則是指哲學、文學中研究人價值觀的知識學科。[the branches of learning (as philosophy, languages) that investigate human constructs and concerns as opposed to natural processes (as physics or chemistry)]。

依哲學內涵和討論的主題來分，有兩個德文字可以用來代表人文學科：Geistwissenschaft 以及 Kulturwissenschaft。德文wissen是知道、認知的意思。雖然Wissenschaft偶而會翻譯成科學，它應該是指學習的學科、知識領域的意思。Geist的意思是靈性、精神、心智、認知。Kultur和英文字culture約略等同的意思，泛指人類的文明。綜合這些字的解說看來“人文”所關切的應該是對人類事物的洞察力和自省能力，與科技學科(自然科學)所講究對物質事理的內容不同。在學問的內容上Humanity則是應該翻譯成人文學科比較恰當。在缺少這些對應的文化背景之下，“人文”的意義的確不容易用幾句中文來讓人理解。勉強以譬喻來說：科技是給人一把利刃，而人文則告訴你判斷用刀的時機。

牟宗三把人的智慧所尋求的真理分成兩種：一種是外延的真理、一種是內容的真理。兩種真理所涵蓋的普遍性範疇不同。前者是物質性的或是形式性的真理。它所展現的真實普遍存在，跟數理世界一樣，不會因人的好惡貴賤、時空的古往今來而有不同。後者則是心性的真理。也有廣泛的普遍性，可以展現真情、判斷人世的善惡、剖析時局，需要隨時磨練，方至成熟。兩種真理都值得，兩種真理併存才完善。(牟宗三：中國哲學十九講，(第二講兩種真理以及其普遍性之

不同)；台灣學生書局)。在我看來，這兩種真理的對比有些像人文與科技的對比。人文的意義與牟宗三所討論的“內容真理”長的還蠻像的。少了科技或是少了人文都只能稱為半邊真理而已。順著這樣的思維，「凡是教學，都應該朝著發展一般心智才能的方向走，它不單單要造就專家，而且要造就一些有教養的男女。」這種常常聽到的陳腔就不只是口頭同情表面上手無寸鐵的人文學科而已，而是要把一個完整、有教養的人也應該知道的“內容真理”這半邊補足。在教育的過程中光只強調某一半邊都算不上是高明。如此而言，多學人文學科的效益並不是要創造出世界一流而精彩的科學，醫學系學生也不是就因此會醫術及臻化境，它的重點還是在讓人舉止上變得比較像個君子。

除了人文這兩個字的意義之外，教育的過程所談的是執行的方式。執行某些教學方案而達成某個教育的目標。率直的說，以往台灣的學生掙扎進入大學後才算是真正在求學問。在進入大學之前，這些號稱在讀書的人埋首書堆裡只是為了應付考試的成分居多。所以台灣目前的環境下，除了傳授謀生專門的學藝之外，大學裡還必須擔當教育心智、成就教養的責任。中國大學的教育方式是外來系統。歐美的大學稱作University。University由universe, universalism的意思演變而來，University原本就是要教授普遍性

在醫學院裡看人文是什麼萬靈丹？

的知識，謀生而專門的知識則是歸類為技術學校。兩者各有分工、各有價值。台灣的大學醫學教育與其他一般大學類似，它又何嘗有自己的(至少是自己思考反省過的)醫學教育理念？目前號稱正統醫學教育所沿用的體系根本是由別人的架構硬生生移植而來。移植就要有實質內容，若只是移植條文、移植外殼就稱不得高明。無法安排人文課程、放任它缺乏目標與主軸只是表面移植的病徵之一。美國的醫學教育體系裡，學生先由大學畢業後，再繼續進行以醫學專業得職業訓練，所以把醫學院稱為School of Medicine, Medical college 而不是 Medical university 真是恰當。先讓大學造就一些有教養的男女，再把醫學的利刃在醫學技術學校裡交給這些有教養的男女。醫事學科最重要的內容只是純科學技術——精巧而專業的技術，醫事學科目前應只是科學的一支，不多也不少。早期歐陸教育裡把人類的學習功課分成四類：醫學、法學、哲學、神學，無非也只是承認術業有專攻爾爾。硬要誇言醫學就是藝術，往往只會把自己局限成封閉的社群。既然已經要學別人就要學得像一點，否則請自創門號。如果治病的技巧是完整而自給自足的智慧，又何必必要畫蛇添足要求醫學生重視人文學問，讓部份年輕學生自認為是在浪費時間。何曼德所要指出台灣醫學教育的缺失應該是由於這種疏略所造成而"把正常當反常"



的異象吧。如果順著學生的要求而把醫學教育辦成速成班，我們也不必要大費周章要安排有目標與主軸的人文課程。

至於「課程要如何來安排」與「利用案例來教學」所牽涉的是人文科教學在執行上的兩個層面。課程安排是考慮醫學院的學生要知道哪些人文學科的內容，案例教學則是讓學生理解其中內容的一種方法。何曼德所說"教學方法應該是人文教育的基本"是他錯看了人文的意義。沒有課題怎麼會有方法？怎麼教得出有教養的人？人文學科一般說來可以包括語文、文學、哲學、藝術等部份，這些"內容的真理"的知識，怎麼會在醫學院裡就被退化成教學方法而已呢？如果要認真的探討人文課程的目標與主軸，最好是先聚集醫學及人文學科兩邊人馬，花些心思、尊重專業共同規劃一下。匆匆上路或是單方面想當然爾的做法只會惹的怨言四起。只是感性的引用一下歐美文化裡優美的警句掛在口邊之類的做法，再怎麼努力也不會把醫學院的學生教成有教養的人。隨隨便便做決策，隨隨便便又把它丟棄，累積

不了經驗就成不了氣候。TMAC如果要評鑑醫學教育中人文學科這部份，至少應研究一下前因後果，有一套標準讓醫學院裡的執行者有些依循。

人文學科不得志，就算是在號稱有教養的英國也是依然。英國的人文科教授J.H. Plumb也只好自己發發牢騷說：「由於科學進步工業社會興起...，使人文學者動搖了信心，懷疑自己的領導和指引能力。人文學者對他們的功能惑然不確，走向兩條自殺是的路以爲逃避。他們或者忙重傳統的

看法把以前的功能看做是現在的功能... 或者退隱到象牙塔裡，否認他們的科目有任何社會功能。」(Plumb, J.H. Crisis in the Humanities. 1964; 人文學科的危機，寰宇出版社，翻譯，長春藤文庫，1971)。在台灣把人文當作一種籠統的萬靈丹，雖然天真，總比讓它自生自滅坐以待斃強的多，至少它也平衡一下科技的偏見。但是，在迷糊籠統的搖旗吶喊了一陣子之後，我們該做的是讓它的意義變清楚一些，讓它進階一下，帶著些自己思考過的色彩。

